

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
## 第一回 擁資財訛生關部 通線索計釋洋商

詩曰：襟襟露肘興闌珊，百折江湖一野鷗。傲骨尚能強健在，弱翎應是倦飛還。

春事暮，夕陽殘，雲心漠漠水心閑。

憑將落魄生花筆，觸破人間名利關。

坐井不可觀天，夏蟲難與言冰，見未廣者識不超也。

裸民謫霧鄒穀為太華，鄰女憎西施之巧笑，愧於心者妒于於面也。天下如此其大，古今如此其遠，怪怪奇奇，何所不有。

況男女居室之私，一日一夜，盈億盈兆，而託名道學者必痛詆之。宵小竊發之端，由漢迄宋，蜂生蟻附，而好為粉飾者必芟夷之。試思採蘭贈芍，具列《風》詩；辛螫飛蟲，何傷聖治？奚必緘口不言，而自博君子之名，使後人無所徵信乎！

廣東洋行生理在太平門外，一切貨物都是鬼子船載來，聽憑行家報稅，發賣三江兩湖及各省客商，是粵中絕大的生意。

一人姓蘇名萬魁，號佔村，口齒利便，人才出眾，當了商總，竟成了絕頂的富翁。正妻毛氏無出。一子名芳字吉士，乳名笑官，年纔十四，側室花氏所生。次妾胡氏，生女阿珠、阿美，還未字人。他有五十往外年紀，捐納從五品職銜，家中花邊番錢整屋堆砌，取用時都以籮裝袋捆，只是為人乖巧，心計甚精，放債七折八扣，三分行息，都要田房貨物抵押，五月為滿，所以經紀內如兄若弟的固多，鄉鄰中咒天罵地者亦不少。此公趁著三十年好運，也絕不介意。

這日正在總行與事頭勾當，只見家人伍福拿著一張告示進來，仔細一看：

監督粵海關稅赫為曉諭事：

照得海關貿易，內商湧集，外舶紛來，原以上籌國課，下濟民生也。詎有商人蘇萬魁等，蠹國肥家，瞞官舞弊。欺鬼子之言語不通，貨物則混行評價；度內商之客居不久，買賣則任意刁難。而且納稅則以多報少，用銀則紋錢番昂，一切羨餘都歸私橐。本關部訪聞既確，爾諸商罪惡難逃。但不教而誅，恐傷好生之德，旬自新有路，庶開贖罪之端。尚各心回，毋徒臍噬。特諭。

萬魁心中一嚇，暗地思量打點。不防赫公示諭後，即票差鄭忠、李信，將各洋商拘集班房，一連兩日並不發放。這洋商都是有體面人，向來見督、撫、司、道，不過打千請安，垂手侍立，著緊處大人們還要留茶賞飯，府、廳、州、縣看花邊錢面上，都十分禮貌。今日拘留班房，雖不同囚徒一般，卻也與官犯無二。各人面面相覷，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。內中一個盛伯時道：「大人票拘我等，料是凶多吉少。」一個李漢臣道：「告示本來利害，你我必須尋一個天大人情。」一個潘麻子道：「舍親在撫臺處辦折奏，我們托他轉求撫臺關說如何？」眾人都道極好。只有蘇萬魁道：「這赫大人乍到此間，與撫臺並無瓜葛，如何便可說情？據弟愚見，赫公並非不通關節者，但當直上黃金殿，不必作曲折耳。」眾商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萬魁道：「前日告示上有『開贖罪之端』一句，這就要拿銀子去贖罪的意思了。」眾商道：「大哥明見！只是要打點他，怕不是數萬金，還要尋一個著當人過手。」萬魁道：「聞得關差此缺係謀幹來的，數萬金恐不足以了事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橫豎有公項銀子，憑兄酌量就是。」且說這關差姓赫名廣大，號致甫，三十內外年紀，七尺上下身材，為人既愛銀錢，又貪酒色。

夫人黃氏，工部侍郎名琮次女。侍妾十餘輩。生女八人，還未有子。因慕粵東富豔，討差監稅，挈眷南來。這一日，拘集洋商想他打幹。到第三日不見有人來說，喚總管包進才吩咐道：「我的意思你們懂麼？」進才道：「小的怎不曉得。只是這些商人因向來關部驕養慣了，有些顛頂。小的們先透一個風，他們如不懂事，還要給他一個利害。」赫公點頭道：「且去辦著。」

進才退出門房，叫他的子杜壘吩咐：「你到班房說，晚宴要審洋商一案，看他們有何說話。」杜壘應聲出去。

大堂上許多差役問道：「二爺，何事？」杜壘說：「不消你們伺候，咱自到一處去。」眾差役暗暗詫異。

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納悶，只見上邊走下一個窄襟小袖、眉清目秀的小爺來，一齊迎上前，問道：「爺貴步到這裏有何臺諭？」那杜壘全然不理，單說：「大人吩咐，今晚帶齊洋商聽審，大班人役不要誤了。」兩邊班房齊聲答應。杜壘慢慢轉身，只見一個軟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：「二爺何不到外邊少坐？」那杜壘將他一瞧，說：「尊駕是誰？咱還要回大爺的話，好吃早膳，那有功夫閑坐。」這萬魁聽他的口風，已知是跟門上的二爺了，即向身邊解下洋表一看，說道：「聽見大人裏面已時早飯，此刻似乎尚早。」這杜壘見他拿著表，便道：「借我一看。」

萬魁雙手遞過，杜壘仔細把玩：

形如鵝卵，中分十二干支；外罩玻璃，配就四時節氣。白玉邊細巧鑲成，黃金鏈玲瓏穿就。果是西洋佳制，管教小夥垂涎。

原來京裏人有個毛病，口氣最大，眼光最小杜壘一見此物，贊不絕口。萬魁連忙道：「時刻尚准，二爺不嫌，即當奉送。」那杜壘七斜一雙眉眼，帶笑問道：「爺上姓？」萬魁說：「賤姓蘇。還沒請教二爺高姓？」杜壘道：「咱姓杜。蘇爺，咱們初交，怎麼就好叨惠？」萬魁道：「些微算什麼，弟輩仰仗二爺之處甚多，且請外邊一談。」那杜壘方纔到福德祠一間空房坐下。萬魁道：「前日大人蒞任，一切俱照例遵辦。未審緣何開罪，管押班房，望二爺示知，酬情決不敢草草！」杜壘道：「我也不甚曉得。」

昨日大爺從上面下來，同幾個爺們說，老爺出京用的銀子太多了，現今那一家有人坐索，須要設法張羅。看起來，無非要措辦幾兩銀子的意思。」萬魁道：「洋行生意不比以前，敢煩二爺轉達包大爺，我們湊足五萬銀子呈繳爺們，二爺的在外，何如？」說畢便打一恭。杜壘忙拉著手道：「蘇爺，像你這樣好人，再沒有不替你商量的，只是此數怕不濟事，咱且回了大爺再說。」拱一拱手別去。這萬魁回班房對眾人說：「看來此事不難了結，只是難為銀子些。」眾人道：「全虧大哥見景生情，兄弟們叨庇不淺。只是要用幾多銀子，必須上緊取了銀票來。」

萬魁道：「且等了回信，再去取銀票未遲。先叫葉興在關部衙門前鋪中，借金花邊五十元應用。」葉興去了。

那杜壘跨進宅門，包進才正同一班人門房看牌。這小子打個照會，進才踱到三堂左廂站定。杜壘稟道：「小的到班房將大爺的話傳出。這些商人著實害怕。一個姓蘇的再四央及小的，情願進奉花銀。小的問他數目，他說五萬兩，爺們的禮在外。」

進才道：「叫他們不要做夢，這事辦起來，一個個要問杖徒。五萬銀子？好不見世面，不要睬他。」說畢徑走上去。杜壘忙到班房，低聲告訴萬魁道：「這事沒有影響哩！大爺說，你們問罪都在杖徒以上，這五萬銀子送爺們還不夠，怎麼說呈繳大人？咱如今只好告別了。」那萬魁連忙袖了金花邊三十元，遞與杜壘道：「小意思兒，給二爺買果子吃，千萬周旋為妙！」

杜壘道：「咱效力不周，如何當得厚賜。」萬魁道：「事後還要補情。」這杜壘袖著辭去，一路走著，想道：「怪不得人家要跟關差！我不意中發個小財，只是要替他出點力兒纔好。」一頭想，走入人門房。進才坐在一張躺椅上，杜壘打一躬，道：「敢求大爺，這些商人叫他添些銀子，千萬替他挽回了罷。」進才睜著眼道：「老爺著實生氣，還不快去打聽。」這杜壘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廂，轉至西書廳，只見跟班們坐的、立的，都在門外伺候。這杜壘笑嘻嘻的問道：「老爺可在書房麼？」原來杜壘是十七八歲的小子，十分乖巧，是進才的弄童，除進才外，毫不與人沾染，這些人都叫他「杜一鳥」。這日上來打聽，一個卜良走來攙住說道：「一鳥官，老爺正在這裏喚你。」杜壘道：「老爺從不喚我的。」卜良道：「任鼎在書房中幹事，嫌他這半日吸不出精，教你去補數。」杜壘笑道：「好爺，不要耍，停一會書房無事了，給我一個信，好叫大爺稟話。」卜良還要燥脾，眾人道：「不要混他，老包要作酸的。」這杜壘一溜煙走了。卻說老赫這日午後，在小妾品娃房內吃燒酒、嘗鮮荔枝。吃得高興，狂蕩了一會，踱至西書廳，任鼎走上遞茶。老赫見這孩子是杭州人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很標致，叫他把門掩了，登榻捶腿。這孩子捏著美人拳，蹲在榻上一輕一重的捶。老赫酒興正濃，厥物陡起，叫他把衣服脫下。這任鼎明曉得要此道了，心上卻很巴結，掩著口笑道：「小的不敢。」老赫道：「使得。」將他紗褲扯下，叫他掉轉身子。這任鼎咬緊牙關，任其舞弄，弄畢下榻，一聲「啊呀」，幾乎跌倒，哀告道：

「裏面已經裂開，疼得要死。」老赫笑道：「不妨，一會就好了。」任鼎扶著桌子站了一站，方去開門拿洋攢鍍金銅盆。走下廊檐，眾人都對他扮鬼臉。

這孩子滿面紅暈，一擺兩擺的走出，叫茶房拿了熱水自己送上，欄杆外取進洋布手巾。

老赫淨了手，坐在躺椅上。這卜良招呼進才回話。老赫問所辦若何，進才稟道：「這商人們很不懂事，拿著五萬銀子要求開釋。小的想，京裏來的人，須給他三十幾萬兩饑荒纔打得開。這商人們銀子橫豎是哄騙洋鬼子的，就多使喚他幾兩也不為過，總要給他一個利害方好辦事。」

老赫道：「很是。晚上我審問他們。」進才聲喏而出。

先前，杜壞在窗外竊聽十分明白，即忙取出隨身紙筆，暗寫一信叫人送出。一會兒，進才到了門房，杜壘替他卸下衣服，坐定，喚值日頭役吩咐：「大人今晚審問商人。」這頭役傳話出去。萬魁等已先接了杜壞的字，大家全無主意，說道：「公項中銀子不過十餘萬，依著裏邊意思，還差兩三倍，如何設措方好？」只見鄭忠、李信二人來，道：「今日晚堂要審。」

萬魁道：「只怕我們還要吃虧，全仗二位同朋友們左右照應！」

鄭忠說：「有我們兄弟在此，但請放心。」萬料歎口氣道：「向來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，今日出盡醜了！」李信道：「看來要多跪一刻，斷沒有難為的事。」正說間，只聽得吹打熱鬧，許多人擁進來，慌得眾商人頂冠束帶，跟到穿堂伺候。這關部怎生排場：旗竿兩處，「粵海關」三字漾入青雲；畫戟中間，石獅子一雙碾成白玉。柵欄上，掛著「禁止喧嘩，鎖拿閑人」之牌；頭門口，張著「嚴拿漏稅，追比餉餘」之示。大堂高聳，四邊飛閣流霞；暖閣深沈，一幅紅羅結綵。撲通通放了三聲大炮，烏森森坐出一位關差。

吆喝一巡，赫公早已升座，吩咐將洋商帶上。只見一個號房拿著銜帖稟道：「廣糧廳申大老爺拜會。轎子已進轅門了。」

這赫公將銜帖一看，道：「原來師傅來了。」即叫帶過一邊，快開中門迎接。這赫公慢慢的踱下暖閣，申公已從儀門下轎進來了。赫公站在滴水檐下，申公趨步上前打恭。赫公還揖道：「又勞師傅貴步。」申公道：「前日早該拜賀，勿怪來遲。」赫公道：「學生還沒有登堂。」二人一頭說，走進西書房去了。約有一個時辰，方纔送出，赫公又面約：「明日候教。」申公應許，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轎而去。

看官聽說：這赫公是個世襲勳銜。現任監督廣糧廳雖與關差不相統屬，究竟官職稍懸；況赫公大刺刺的性子，督撫三司都不放在眼裏，今日見了申公，如何這般謙抑？原來這申公諱晉，號象軒，江南松江人氏，當年在京師教讀，赫公從學三年。後來申公中了進士，選入翰林，赫公襲職錦衣衛，待師傅最為有禮。這申公與宰執大臣不合，京察年分，票旨外用，改銓了廣西思恩府煙瘴苦缺，推升陝汝兵備道。後因公錯，部議降調，應得同知，卻又是這個宰執告訴部中，凡是府佐俱可補用，於是徑補通判。今日晉謁海關，也算天未故人，忽焉聚首。

赫公送客後回至二堂，叫帶商人上來。兩邊吆喝一聲，按次點名，一齊跪下。向來洋商見關部，一跪三叩首，起來侍立。

此刻要算訪犯，只磕了三個頭，跪著不敢起立。

赫公問道：「你們共是幾人辦事？」萬魁稟道：「商人們共十三家辦理，總局是商人蘇某。」赫公說：「我訪得你們上漏國稅，下害商民，難道是假的麼？」萬魁稟道：「外洋貨物都遵例報明上稅，定價發賣，商人們再不敢有一點私弊。」赫公冷笑道：「很曉得你有百萬家財，不是愚弄洋船、欺騙商人、走漏國稅，是那裏來的？」萬魁道：「商人辦理洋貨十七年，都有出入印簿可柅，商人也並無百萬家資，求大人恩鑒。」赫公把虎威一拍，道：「好一個利口的東西！本關部訪聞已確，你還要強辯麼？掌嘴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，有四五個人走來動手。

萬魁發了急，喊道：「商人是個職員，求大人恩典。」赫公喝道：「我那管你職員！著實打！」兩邊一五一十，孝敬了二十下。眾商都替他告饒。赫公道：「我先打他一個總理，你們也太不懂事，我都要重辦的！」吩咐行牌，將一夥商人發下南海縣從重詳辦。又罵鄭忠、李信道：「這些訪犯理該鎖押，你兩個奴才得賄舞弊，如何使得！」三枝簽丟下，每人賞了頭號十五板，另換茹虎、畢加二人管押，即便退堂。

眾人走出宅門，仍舊到了班房，各家子侄都來問候，萬魁含羞不語。這茹、畢二人拿著幾根鏈條走來，說道：「眾位大爺，不是我們糟蹋你，大人鈞語是大家聽見的，只得得罪，將來到府賠不是罷。」眾商個個惶恐。早有書房宋仁遠、號房呂得心走來，說道：「大人這樣吩咐，也是瞞上不瞞下的，你們何苦如此。」茹道：「鄭、李二位是個樣子。倘若上面得知，難道我兩個不怕頭號板子的？」宋、呂二人說好說歹，送他三百兩銀子才擔當出去。萬魁道：「我們的事，怎麼害鄭、李二公受屈，也叫人送二百兩銀子去暖臀。」眾商道：「只是我們還要商量，難道由他發下南海縣去不成？」萬魁道：「他如此妝做，不過多要銀子，但為數太多。」眾商道：「如今我們眾人連局中公費，共湊二十萬，大哥再湊些，此事可以停妥麼？」

萬魁道：「我橫豎破家，事平之後，這行業再不幹了。諸公但湊足二十萬，其餘是我添補。只是裏面沒人出來，宋兄可有計策？」宋仁遠道：「裏面的事都是包大爺作主。教小弟通個信，理當效勞，只是許他多少？」萬魁道：「料來少也無益，如今眾人打算三十萬之數，門禮另送，吾兄謝儀倒在外。」宋仁遠道：「謝儀不要說。」連忙起身進去不題。

再說萬魁之子笑官，生得玉潤珠圓，溫柔性格。十三歲上由商籍賣緣入泮，恐怕歲考出醜，拜從名師，在布政司後街溫鹽商家，與申廣糧少君蔭之、河泊所烏必元子岱雲、溫商兒子春才一同肄業。這一日，萬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，說道：「我雖吃虧，諒亦無甚大事，你只管回去讀書。」這笑官附耳說道：「停一會宋老官出來，不論多少都應許他，但願無事便好。」萬魁點頭。這洋商們也有問他近讀何書的，也有問他曾扳親的。此時已有掌燈時候，萬魁道：「你回書房去吧，恐怕關城。」笑官道：「城門由他，就陪父親一夜也好。」正說間，宋仁遠走來，眾人問道：「所事如何？」仁遠道：「弟方纔進去，一一告訴包大爺，他說：『老實告訴你說，裏邊五十萬，我們十萬，少一厘不妥，叫他們到南海縣監裏商量去！』看他這等決裂，實是無法。」一番話說得眾人瞪眼。這笑官插嘴道：「父親許了他，五十萬待孩兒去設法，性命要緊。」萬魁喝道：「胡說！難道發到南海就殺了不成！」笑官不敢言語，宋仁遠也就去了。

眾商道：「蘇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們只聽天由命了。」

只見杜壞已到，扯著萬魁道：「我們借一步說話。」萬魁即同至西邊小閣中坐下。杜壘道：「咱受了蘇爺的賞賜，還沒報效，所以偷空走來。此事上頭原沒有定見，全是包大爺主張。我想出一個門路，不知蘇爺可能鑽得著否？」萬魁急問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杜壞道：「就是今日來的申廣糧。他是我們老爺的師傅，最相好的，說一聽二。」

若尋人去懇求他，三十萬之數決可以了事。明日申公到這裏喝酒，一說必妥。包大爺給他千數銀子，也就是了。」萬魁道：「承教多多，無不遵命。」杜壞道：「速辦為妙。」徑自別去了。萬魁走出外邊，眾商問道：「這人又來則甚？」萬魁道：「這人一片好心，替我們打點，這會子看來有八分可辦，但是此時且不要泄露。」因叫笑官附耳道：「你速回館中去，拜求先生明日一早出城，到廣糧廳去，懇求申大老爺周旋此事。你再到家中取了三十萬銀票，即同先生親送與申公，托他代送，日後我自重報。」笑官連聲答應去了。

再說笑官的先生姓李，名國棟，號匠山，江蘇名士。

因慕嶺南山水，浪遊到粵。溫鹽商慕名敦請，教伊子春才讀書，後因匠山表叔申公謫任廣糧，即欲延伊教讀。匠山不忍拂溫商好意，因此連申蔭之都在溫家一處讀書。這溫商待先生的誠敬與萬魁無異，匠山琴劍不覺稽留了三年。

這日，笑官出城探父，匠山在燈下與蔭之等縱談古今人品，這烏岱雲如無聞見，溫春才已入睡鄉，惟有申蔭之點頭領會。

正講到前漢陳萬年臥病，召伊子陳鹹受教床下，

語至半夜，鹹睡，頭觸屏風，萬年欲杖之，曰：「乃公教汝，汝反睡耶！」鹹叩頭曰：「具曉所言，大要教鹹諂也。」

因說道：「萬年昏夜時疾，其事丙吉固失之諂，而陳鹹卒以剛愎敗。士大夫立朝，惟執中為難，又不可學了胡廣中庸也。」

正說間，春才忽然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早上姊姊捉一蝴蝶，我把絲線繫在簾下，方才看見他飛去了！」匠山道：「不要胡說！你先去睡罷。」又叫岱雲也睡。對蔭之道：「春郎果然夢見蝴蝶，則庄生非寓言矣。」因各大笑。

忽見館童稟道：「蘇相公來了。」那笑官走進書房，作了個揖站著。匠山問道：「你進城如何恁遲？」笑官道：「父親有話懇求先生，教學生連夜到館的。」匠山問何事，笑官道：「申老伯係赫公師傅，裏邊有人送信出來，此事但得申公一言必妥。敢求先生明早到署中一談，家父恩有重報。」說畢，連忙跪下。匠山扶起道：「你且說個原委，教我得知。」笑官便將關部如何要銀子、父親如何受歧、後來如何送信出來，一一告訴。匠山道：「可不是，你父親受屈了，明早自當替你父親一行，今日且睡。」不知匠山向申公如何說法，且看下回。